

高远其思 赤子其心

○贺美英（1961电机）

蒋南翔教育思想及其在清华的实践，已经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大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那个时期清华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当时的历届清华学子也富有人生的指导意义。我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电机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在清华工作，对蒋南翔校长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有一些亲身体会，而且受益终生。下面我仅就其中四个方面，谈一些我个人的认识。

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信念，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

蒋南翔校长在多篇文章、多次讲话中都着重强调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的重要性，对如何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也有很多精辟论述。早在1949年10月他就提出：“学习知识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那是错误的。”在整个清华大学和蒋南翔校长个人都历经“文革”磨难、拨乱反正后的1979年，他在总结“文革”前高等教育17年的基本经验时仍然坚定地指出，第一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按照国家的需要办社会主义大学”。1985年，已进入晚年岁月的蒋南翔校长在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再次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国长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办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

是质量问题。评价教育的成败优劣，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两个根本问题解决得如何。”

“方向问题”之所以重要，在蒋南翔同志看来，是因为“这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从而“也是教育战线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我们的学校是社会主义国家办的社会主义大学，我们要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努力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真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及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所应有的方向。

关于教育的“方向问题”，蒋校长有过很多生动、深刻的比喻，清华人至今耳熟能详，津津乐道。比如他指出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又红又专”，那么如何理解“又红又专”呢？他说：“这里可以做个比喻，如我们从清华到天安门，天安门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是要解决方向问题，即政治问题。要到天安门只能朝东南方向走，不能往北走，往北走到清河去了，也不能往西走，往西走到西山去了，再也走不到天安门。这是方向问题，要解决。方向不对，就愈走愈远。”“有了方向，还要走路，然后你才能到达天安门，而且走路的时间比你辨别方向的时间多一些。就是大部分时间要走路，要学习。”“我们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现在的目标是培养红色工程师，或者说政治上业务上都有一定水平的工程技术干部。”蒋南翔校长认为，在红与专的关系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政治方向的问题。同时，在他看来，所谓“红”也不是整齐划一的，“红”是有三个层次、三个境界的：第一个层次是爱国主义，就是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盼望祖国统一，希望中国逐渐地好起来；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主义，就是支持、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三个层次，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就是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我们要接受并面对同学们思想状况存在的多层次性，力争使我们的工作更具有灵活性，在实践中要有针对性地积极引导同学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三个台阶，循序渐进，不断提高同学们的理论修养和精神境界，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教育事业，进而保证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他的这一思想在今天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二、高瞻远瞩宏观布局，脚踏实地追求卓越

我曾经参与过清华大学的主要领导工作，在工作中我体会到作为一个大学的合格领导者应该有宏观规划、整体布局的宽广视野和战略眼光，尤其对于像清华这样被党和人民寄予厚望的大学的领导者更应该如此。在这一方面，蒋南翔校长堪称我们的楷模，他的很多宏观战略思想，在清华大学从逆境中重新崛起，跃上新的高峰的历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这些后

来历任的学校领导者也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地继承了他的这一精神遗产，并努力地将其发扬光大。

蒋南翔同志出任清华校长是在1952年12月底，那时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已经基本完成。面对这一局面，原本对将理学院、文学院等院系调整出清华持保留意见的蒋校长在执行中央决策的同时开始思考如何在既有的格局中规划清华的长远发展。当时国家对清华的定位是“多科性的工业大学”，但是这个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办什么？办到什么层次上去？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当年11月，蒋南翔同志即已接受中央政府对其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任命，但是他并没有立即走马上任，而是带领一些同志到当时国家的一些重要工业基地，如鞍山、沈阳、大连、哈尔滨等地参观、访问，还专门到学习苏联经验较早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大连工学院学习教育改革经验，并且与各地党政领导座谈，与一些在一线工作的校友座谈，了解当地发展经济尤其是工业发展的现状和需要。经过一个多月细致、深入的考察，他基本摸清了国家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到来之际对高级工业专门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1955年，蒋南翔同志又率领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大学等一批大学和科研机构，就和平利用核能和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问题与苏联教育界、学术界人士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这些围绕如何建设一个新型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实地考察，对于他后来为清华大学制定出既立意高远，又脚踏实地的发展蓝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时期，蒋南翔同志思考较多的是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清华大

学如何更好地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新发展的大势，怎样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优秀高级专门人才等一系列问题。而当时，清华大学因院系调整，不仅文科、理科全部调出，而工科中的石油、地质、航空等一批系科也从学校调出，当时学校只留下机电和土建方面7个系，学校受到很大削弱。当时苏联专家也主张清华办成一个以土建、机械为主的专科学院。蒋南翔校长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清华大学应该有一个高远的目标定位，应该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他克服阻力，提出清华不能等和靠，不仅要办好已有的专业，还应该发展国家急需的前沿尖端专业。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清华大学充实和创建了工程物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数学、自动控制与计算机等一批当时的新兴前沿专业。他和党委调集了得力的干部和教师，组建新专业，还从各系抽调了优秀的学生到新系，使得这些系和专业逐渐发展起来，很快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

这些重大决策的制定、实施，非常有预见性地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日后发展急需的新兴科学技术人才，也使得经过院系调整的清华大学再一次焕发了新的活力，重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蒋南翔校长的战略家、领导者气魄在这一正确决策中非常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并没有局限于上级的安排、定位，而是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有着主动为国



1955年9月至10月，蒋南翔率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苏联，就和平利用原子能和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等问题进行考察

分忧的担当和情怀，满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不计较个人得失地开展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更没有自缚于历史的包袱，循规蹈矩地沿着老路走下去，而是想得高、看得远、做得实，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富有创造精神地开展工作。

三、因材施教，全面发展，始终将培养学生放在学校工作的第一位

蒋南翔校长始终把“培养人”放在学校工作的第一位，放在他校长工作的首要位置。他在如何培养学生，怎样培养出优秀的人才等一系列问题上有着系统的、全面的思考和论述，这是蒋南翔教育思想的核心。这些思想的精髓今天依然闪耀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之中，很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我们至今仍在继承、发展，并且我相信会进一步地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他在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引导同学们树立崇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同时，积极探索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人才培养的目标。在我的印象中，他在如何培养人这一问题上，历来都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如何能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如何能够真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针对同学们在能力、兴趣方面的个体性差异，他积极鼓励同学们要“全面发展”，做到“各按步伐，共同前进”。

“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各按步伐，共同前进”口号的提出正是一种因材施教的社会主义教育观的集中体现。为了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标，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并且将其升华、提炼成为很多形象生动、富有感召力的口号。这些措施和口号极大地鼓舞和促进了同学们的全面发展，健康成才。比如，他提出并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即后来的政治工作代表队；对学习特别优秀同学制订专门培养计划，称为科学登山队；由文体特长同学组成的文艺体育代表队。德、智、体“三支代表队”就要创造条件让这些同学在其中百花齐放，发挥各自特长，同时又要求他们也能做到“三好”，真正做到既因材施教，又全面发展。担任政治辅导员的同学，功课不能因为社会工作而落下来，文、体代表队的同学你可以唱歌跳舞好，你可以体育成绩好，但是功课也得好。在这样一种精神的强烈感召和制度的严格要求下，“三支代表队”的同学们不但做到了充分发挥自身个性、特长，并且还涌现出了很多全面发展的典型。我的同班同学胡方纲是校百米冠军、跳远冠军、三级跳冠军，他的一些纪录到“文革”后好久才被刷新；他不但体育好，同时又是一位学业上很优秀的同学，蒋校长说他就是又红又专的。还记得

60年代有一位同学，学习很拔尖，是学校“万字号”的人物，但是动手能力比较差，还不太善于与他人沟通，学校除安排导师指导他学习外，还专门安排他去部队参加军事夏令营，希望能够在部队的大熔炉中培养他的动手能力和集体主义精神。总之，对于学习好的同学就是不能只会念书，不能变成书呆子，还要着意安排他们接受其他方面的训练。再比如，同样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蒋南翔校长提出“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著名口号，要求学生努力做到“思想过硬、业务过硬、身体过硬”。他不仅用生动的口号激励同学们，而且身体力行。20世纪50年代入学的那些同学，下午的时候，经常可以在西大操场看到蒋南翔校长跑步的身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是他的言传与身教，促进了全校同学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并在清华园内蔚然成风。

蒋南翔校长的教育思想，不仅体现在那些深入人心的口号、切实可行的制度措施，还体现在他对同学们成长无微不至的关怀。那些优秀的运动员、优秀的文艺社团的积极分子、相当数量的辅导员他都是认识的，都能当面说出名字来，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当时已经兼任着教育部的领导工作，非常繁忙，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我本科刚毕业，留校在团委负责大一新生工作。一次新学期开学，我带着新同学代表去同蒋南翔校长座谈，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同他有直接接触过，我想他不认识我。会上，我先一个一个介绍新同学，介绍完了以后，没想到蒋南翔校长接着向同学们介绍我说：“你们认识吗？这是团委的贺美

英同志，她是优良毕业生呢，得过优良毕业生的奖状。”当时我非常惊讶，因为我觉得自己挺普通的，并不算出众，获优良奖状的人很多。蒋南翔校长竟然能知道我的情况。从这一件小事上，我深切地体会到他对同学们情况的了解和关心。而且我的情况应该不算特例，他晚年病重时还常常问起胡方纲、吴亭莉、倪以信等许多同学的情况。何东昌同志在一篇回忆蒋南翔校长的文章中也记录了类似的情况：“他对这些同学有惊人的记忆力，常常是新生入学时开过一次座谈会，便能记住不忘。记得1963年，我与学校几位领导同志商量，要把几位同志调离学校，名单到了他那里，他立即认出其中一位是入学时成绩优异的同学。”“这些不能只用记忆力来说明，只有那种对人才决不是漫不经心的，而是有着高度关切和爱护的人才能做到的。”蒋南翔校长的始终坚持因材施教，始终从同学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始终关心同学全面成长，始终将培养学生放在学校工作的第一位的教育思想，正是在这些一点一滴的细微之处，生动地体现出来。

四、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蒋南翔校长提出了这么多深入人心的口号和切实可行的工作办法？是什么，使得他在十余年的治校生涯中为清华留下了一笔如此丰厚的精神遗产，泽被至今？又是什么，使得他在各个风云激荡、暗流涌动的历史关口依然能够坚持原则，岿然不动？我认为：这一切源自于蒋南翔校长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对国

家、人民，尤其是对青年学生的深深热爱、赤子之情；特别是实事求是，探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敬佩。

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运动风潮起来之后，大家热情高涨，尤其是年轻人，有很多比较简单化、片面化的事情，当时头脑发热，搞教育革命，开展大批判。我们系的同学中曾批判麦克斯韦方程，没多久，又批判维纳的控制论。当时有个小组在门口贴了个标语：“把控制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时，我刚做辅导员，也觉得这是同学们革命热情的表现，在一次集体汇报时提到这一情况。没想到，蒋校长当时皱起了眉头，严肃地说：“不可以这样子搞，我们后人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的，不要‘挖祖坟’，更不能‘踏上一只脚’，这是不对的。”老校长的神情，就像是狂风暴雨中，一泓波澜不惊的潭水，给处在集体狂热中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次，也是在“大跃进”的时候，随着“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



蒋南翔校长与1962年电机系毕业生在一起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主义”这些口号的提出，有一个班的同学同样也是热情高涨。为了提早进入共产主义，大家将那些属于个人的书，七拼八凑地集中在一个房间的一角，然后由大家共同分享，以为这就是进入共产主义的表现。蒋南翔校长同样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样做是不行的，革命不是这么革的，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已经留校到团委工作。那个时候大家学《毛主席语录》，林彪大讲“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上级还派人来了解语录的学习情况，学生中也出现了劳卫制测验，单杠引体向上拉不动时，同学们就在旁边念《毛主席语录》，以期提高体育成绩的情况。当时团委的同志向蒋校长汇报的时候，他同样对这种做法很不赞成。他说，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对于大学生来说，应该以学习毛主席原著为主，应该学毛主席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只学他的只言片语。而且，他还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真理是系统性的思想，不是白莲教的符咒，我们不能把学语录庸俗化。现在想想，他在那个时候能够从理论的高度引导我们正确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很不容易的。

蒋南翔校长总是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实事求是，不随风倒，有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在“文革”中，有些造反派学生斗他、打他，说，你反对毛泽东思想。蒋校长说，我没反对毛泽东思想。批斗他的人又说，林副主席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你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高峰？他说：“我说的这个是对的。顶峰？到了顶了就没法发展了，所以只能说高峰，到

高峰呢，毛泽东思想还要继续发展。”要知道这是在“坐飞机”批斗他的严酷场合下的对话啊！在那样的情况下，不是在敌人的刑场上，而是在受到委屈、遭到这种来自内部的迫害的情况之下，他同样有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他还坚定、清醒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反映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品质。

上述的这些往事，一点一滴，历历在目。蒋南翔校长这种坚持真理的言行难得与可贵，当时我因为年轻并不能体会得太多。经过了“文革”的风雨岁月，经过了岁月的大浪淘沙，现在想起来，他真的是了不起。更为可贵的是，待到云开日出、迷雾散去，他并没有因为“文革”中经历了那么多委屈，经受了那么多不公正待遇，而动摇了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依然葆有青年时代的崇高理想和信念。

蒋南翔校长对同事、朋友私交很少，保持“君子之交淡如水”，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非常有骨气、坚贞不屈的高大形象。这是我们应该永远学习的。我们今天要培养我们的学生，培养我们的党员，尤其是培养我们的干部，都要有这样一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并且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精神气节。这样，我们才更有希望，才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原载《清华之魂》，方惠坚、史宗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